

# 贏盡人心是足球



如是我見  
安仲生

世界在持續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下，迎來了新一屆的世界盃。第二十二屆世界盃足球賽於十一月二十日，在中東國家卡塔爾揭開帷幕。一如既往三十二強分八組，每組四隊進行分組計分賽，進入十六強後便以淘汰賽作為晉級去留。驟然間一股足球旋風再次席捲世界。

小雪前，工餘在上海相約友人一起觀看開幕式及揭幕戰，在酒吧內大型電視投射熒幕前氣氛一直持續高漲。專業也好，業餘也好，球迷們一同為世界盃的到來而興奮呼喊。雖然國足沒能晉身最後三十二強，但中國建設、中國基建，中國小商品遍布此次世界盃主戰場。還有更值得喜慶的事情是我們的國寶熊貓在當地也大受歡迎。而在開幕禮上走紅的卡塔爾小王子更錄製視頻，對中國網友表達了問候與感謝，邀請大家一起看足球。其實是次世界性的足球比賽，本身主題就是全人類的聚會，通過人性、尊重和包容來彌合分歧。無可否認中國為這屆世界盃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世界盃是由國際足球協會主辦的一項男子國家足球隊之間的最高級別的國際足球比賽。回看每四年舉辦一次的世界盃，已有百年歷史。由一九三〇年舉辦首屆至今，轉眼就要跨越百年了，除了有兩屆（一九四二及一九四六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停辦，其餘屆次都如期在世界各地舉辦，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體育賽事之一。觀看世界盃的現場人數日益增加，以至後來全球電視直播，網絡直播等，觀看人數

飆升至幾十億人次。這令世界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不斷擴大，至今還在延續着。

猶記得自己第一次觀看世界盃是在一九七八年。當年的上海物資較匱乏，一般家庭有電視機的不多，父親的朋友邀請他去電視台看冠軍賽直播，父親帶着不滿十歲的我。那一年是阿根廷與荷蘭爭奪冠軍，最後由東道主阿根廷捧盃。當年阿根廷舉國上下一片歡騰，鐵血隊長，偉大中衛丹尼爾帕薩雷拉帶領一眾球員在領獎台上接過大力神盃，並接受世界人民的歡呼喝彩。彼時世界盃在創辦將近五十年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起點，這也是當年主辦國阿根廷首次奪冠。

不得不提的是又經過近五十年，本屆卡塔爾世界盃在經過多場比賽，連番激鬥後，阿根廷繼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六年兩次奪冠後，又再闖入爭冠戰，而對手則是同樣得過兩屆冠軍（一九九八及二〇一八年），昨天凌晨戰勝摩洛哥的法國。在傳統上，足球強國都以歐洲及南美洲居多，諸如世界盃五屆冠軍巴西、四屆冠軍德國等。今屆則有一支非洲「黑馬」摩洛哥異軍突起，殺入四強，令世界刮目相看。

大雪後回港，每晚忘卻白日工作的疲勞，坐在電視機前觀看世界盃直播，那種熱愛與激情，輕鬆與釋放是非言能喻的。每每看見自己喜愛的球隊順利出線，總情不自禁，暗自歡喜。綠茵場上現代足球的攻防戰都是快上快落，不拖泥帶水。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幾近已



◀卡塔爾世界盃主體育場盧賽爾體育場。 新華社

成定律，每場比賽都令觀眾賞心悅目。以前是南美球隊個人技術出眾，帶盤射左右腳皆佳；歐洲球隊側重整體戰術配合。唯如今世界足球早已融合一體，君不見世界級球會全球招募羅致國際頂級球星，歐洲及南美洲，甚至亞非球員都同踢一隊，同場競技。在世界足球的大家庭裏，各洲各國球員都憑藉着自己本身不懈的努力，日以繼夜的集訓，穿州過省的頻密賽事，以戰養戰，提升技術，爭取佳績。最終都希望代表自己的國家，躋身世界盃之列。

毋庸置疑本屆冬季世界盃最後的季軍戰及冠軍爭標戰，必定會將全球足球熱潮推至巔峰。各國政要、體壇中人、球迷及普羅大眾，無不關注着大力神盃最終花落誰家？大家都熱

切期待最後的「克摩之役」及「阿法大戰」。精彩絕倫的賽事，能令觀眾大飽眼福，甚至喜極而泣，唯比賽最終總有勝者輸家。不過在世界足球的大舞台上，世界盃推崇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尊重，友好及團結，在公平的較量比試下，得出勝負優劣。在告別二〇二二年之前，世界盃也終將落幕，但我們永遠會記住那些美好的賽事，感人的片刻，還有所有為國爭光的球員。新的一年世界局勢或許仍會持續變幻不定，戰爭疫情災害等還會羈絆世人。此時此刻大家需要的就是以那種在球場上身處逆勢，依然百戰不殆，全心全意反敗為勝的精神迎難而上。不管前路艱難險阻，荆棘滿布，二〇二三不退不棄，依然故我迎上前去。

## 熊貓文化與交流載體

中國的國寶是熊貓，日本人很喜愛熊貓。一九七二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中國贈送一對大熊貓「康康」和「蘭蘭」給日本。熊貓在日本流行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動漫裏面都出現熊貓。例如近年非常火熱的日本漫畫《咒術迴戰》，裏面有一個角色叫胖達，這是一隻咒術高強的熊貓。

熊貓十分有趣，由於牠們的外形可愛，不似北極熊給人感覺那樣具攻擊性，所以深受大眾歡迎。熊貓的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總予人一種溫柔親善的相處態度。香港也有一些漫畫角色是熊貓，例如本地漫畫家小克所創作的熊貓角色「蟹貓」，也是頗具香港特色。

香港海洋公園的熊貓館，其實可以再進一步發展，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用熊貓動漫帶動更多合作，又或者海洋公園作為一個園區，以動漫帶動其公園主題；迪士尼樂園也是如此。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香港在未來應該加強其角色，深化與日本的交流，尤其是在流行文化上促進更多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合作。在筆者看來，兩地在文化藝術或其他範疇上仍欠缺整體性的交流。很多時候，香港是透過西方模式與日本文化交流，較少直接進行。例如M+博物館近期的草間彌生展覽，也是透過西方的觀點來策展。

上海近年開設了很多和日本文化相關的文創產業，當中最出名就是蔦屋書店（Tsutaya Books），二〇二〇年在上海「上生·新所」（Columbia Circle）開了一間分店。蔦屋書店有趣的是從書店的概念演變為一個文化消費平台，它在日本非常成功。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為什麼沒有一間蔦屋書店呢？

日本除了流行文化外，還有日本茶道、書道，日本書法其實和香港也有很多淵源，可惜未有進一步交流。其實香港近年來已經有很多日式餐飲食肆進駐，但是在文化方面似乎仍然可以多做些，應該進行深度的合作，介紹和引進日本不同類型的文化藝術到香港。所以香港未來應該探索如何建構一個更有深度、更能加強軟實力的一套文化交流模式和政策。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天長地久，一方淨土，上善若水，蓮華志悠。生而不有，為而不爭，利而不害，光而不耀，慈悲心，蓮花願，菩提樹，衆生緣，自然恩情遠。

冬日餘輝褪得快，夜幕降臨志蓮淨苑，天王殿前，一曲女聲合唱《天長地久》，如天籟般飄來，迴盪夜空，彷彿把現場觀眾帶入如幻如真的仙境。這是譚盾創作和導演的《志蓮淨苑·聽視界——淨土·蓮 Immersive 實景秀》音樂會的第一章《蓮》，其餘樂章是《淨土與巴赫的對話》、《大悲咒·水搖滾》、《弦樂四重奏與琵琶》、《四季》、《淨土·蓮》。筆者有幸在上周五觀看綵排及周日觀賞第二場正式演出，每次聽到這首主題曲唱響，特別是到最後一章，金光照射下天王殿大門徐徐開啟，《天長地久》歌聲再次響起，聽到「慈悲心，蓮花願」，內心都被感動。

《志蓮淨苑·聽視界》是國際級音樂大師譚盾為志蓮淨苑這座香港獨一無二的仿唐風格禪院度身定做的音樂作品，以天王殿前階、大佛閣周圍空間和四個花池作為天然舞台，以整座禪院建築群和樹木作為背景，把古典建築美、自然美、音樂美和舞蹈美融為一體。在大約一個小時的演出正式開始之前，夕陽正在西下，譚盾親自邀請現場觀眾散步「進場」，可以和演員聊天交流合影，可以撫摸各種演奏樂器和道具，如同一場廟會，大約十分鐘後，歌聲從四面八方響起，觀眾入座。譚盾把僧誦經、禪院鐘聲、敦煌舞蹈、唐詩等東方宗教藝術元素，與西方古典音樂和現代搖滾音樂共冶一爐，更透過擊水聲、擊石聲和模仿鳥叫聲等讓音樂回歸大自



▲志蓮淨苑一景。 資料圖片

然。在第四章，兩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與琵琶的弦樂四重奏，是一場東西藝術的對話，第三幕白衣少女的反彈琵琶飛天舞和最後一幕白衣少女的壓腳鼓，則純粹是東方藝術美的呈現。據介紹，壓腳鼓和反彈琵琶一樣，都是源自敦煌壁畫。在美國接受西方藝術陶冶多年的譚盾，似乎對東方藝術心存偏好，對敦煌藝術更是情有獨鍾。志蓮淨苑建築群的仿唐風格，正是譚盾所喜。

綵排結束之後，譚盾解釋，開演之前邀請觀眾與演員交流的環節，其實是劇本的一部分，換言之，觀眾亦成了演員。筆者認為，這部作品至少有三個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舞台與現實的界限，天地就是大舞台，夕陽、夜幕以及遠處樓宇的點點燈光，都是舞台的燈光效果。二是突破虛景和實景的界限，這部作品稱為「實景秀」，演員分別在四個蓮花池用水缸擊水「演奏」，天王殿大門隨着《天長地久》的歌聲徐徐打開的情境，都產生一種實則虛之的藝術效果。第三，觀眾「上場」與演員交流的場面，突破演員和觀眾的界限。譚盾以獨特的藝術形式講述一個淨土和蓮花的故事，不僅讓觀眾得到藝術的享

受，更可以得到心靈的洗滌。就在節目綵排的前一天，譚盾從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手上接過委任狀，成為香港首位「文化推廣大使」，這項任命為期五年、明年一月一日生效。這位享譽國際的著名音樂家與香港很有緣分，早在一九八六年首次來港出席一項音樂節活動，譚盾還曾專門為香港回歸創作《交響曲1997：天地人》。譚夫人黃靜潔女士告訴筆者，香港還是二十八年前的譚盾和她情定終身、註冊婚姻的地方。這些年，譚盾作為國際級音樂家，過着四海為家的生活，譚夫人希望他們未來可以多一些日子留在香港。相信很多市民都期待這位香港「文化推廣大使」能夠為香港創作更多音樂作品，打造更多屬於香港的藝術品牌。筆者和幾位朋友觀賞過《志蓮淨苑·聽視界》之後都認為，這部作品應該成為香港一張文化名片，定期演出。這次只演出兩場實在太少，宣傳工作亦嫌做得不夠，希望能盡快推出重演。如果說張藝謀的《印象·西湖》、《印象·麗江》是雅俗共賞的大製作，那麼譚盾的《志蓮淨苑·聽視界》就是一部講好香港故事的藝術精品。

## 無處不「撒兒」

「撒兒」，是戲曲術語——在京劇唱腔裏，某個字收韻時發出的顫音。有了「撒兒」，這句唱就仿若一條細嫩的樹枝，被微風輕拂，搖曳生姿。沒「撒兒」的唱腔平、直、硬，像白菜湯。京劇大師余叔岩說：「我無句不撒兒。」「撒兒」是戲曲的神和魄，在曲譜上無法標記，是韻味的成分。

不光唱腔，念白、動作、伴奏，也有「撒兒」。譬如老生轉身，脖子稍微一晃，長長的髯口飄起來，那種美的狀態，就是「撒兒」；武生身子一抖，頂上的雉雞翎顛悠悠的，襯出演員的精氣神，這也是「撒兒」。

書法也有「撒兒」。起筆、收筆時，那些小地方的着墨，就是「撒兒」。有了「撒兒」，字就活了，否則就是僵死的。

看韓國電影《九歲人生》，被一個女配角的演技迷住了。劇情是這個女人被一個男人暗戀，女人無動於衷；一次，她在餐館吃飯，男人喝醉了衝過來，說了粗話。她很生氣，起身就走。此時她應是氣憤、反感的，若以這樣的表情轉身離去，就不錯了，但這個演員不止於此，扭頭的瞬間，她眼圈紅了，眼裏閃着淚花。這淚花，就是「撒兒」。其實，這個配角、這個細節，在電影裏無足輕重，但有了這個「撒」就不一般了，她將這個角色演活了。

或許你會說，這都是藝術，太



自由談  
姚文冬

深奧了。藝術源於生活，「撒兒」，其實是生活的產物。

京劇大師奚嘯伯說，蝸蝸相鬥前，伸伸鬚子，蹬蹬腿兒，使出的勁很有力量，這股子勁就是「撒兒」。運動員賽前做準備活動，舒活筋骨，展示精神、力量，也是「撒兒」。可見，「撒兒」並不是刻意的表演程式，而是一種自然生成。生活自帶藝術性。

有次看新聞，一位領導人答記者問，在回答一個敏感問題時，他語調嚴肅，表達嚴謹，在說完將「嚴厲追責」後，他將手裏的鉛筆順勢往桌上一丟，「啪嗒」一聲，「撒兒」就出來了。這個不起眼的動作，卻非常有分量，觀眾立刻從中嗅到了某種氣息。這個「撒兒」，不是表演，而是自然而然的情緒表達，如果他使勁拍桌子，就不叫「撒兒」，而是失態，不符合他的身份。

與一個漂亮女生面對面，她的一顰一笑都很動人，但這些美是正面呈現，並不傳神，而就在她與你說再見後，轉身的瞬間，你從她的側面看到了莞爾一笑，可愛的氣質就出來了。倘若是回頭一笑，就有些過，有賣弄之嫌，而不是「撒兒」。

演員沒「撒兒」，就不是好演員。一個人的生活裏若缺少了「撒兒」，要麼沉悶如死水，要麼張揚如亂雲。生活的動人之處，在於無處不「撒兒」。

## 科技助力沉浸體驗



市井萬象

近日，巴黎聖母院增強現實感沉浸式展覽在上海舉行。展覽用科技重建了「數字學生」的巴黎聖母院，觀眾在現場用特殊的智能終端掃描展館內的識別碼，就能通過視頻解說、全景觀覽、互動遊戲等，沉浸式了解巴黎聖母院的重大歷史瞬間、建築工藝細節和興建修繕場景等內容。

新華社